

## 基督徒学者的两个群体

# The Two Communities of the Christian Scholar

作者: Dr. Gregory Ganssle

Ganssle 博士于 Syracuse University 获得哲学系哲学博士衔头，并曾在 Syracuse 教授哲学。Ganssle 现于 Rivendell Institute for Christian Thought and Learning 教学，并且是 Yale University 的兼职导师。他亦是学园传道会的教职员，在当中参与超过 20 年。他曾于 St. Augustine, free will 及 God's relation to time 等课题上发表学术论文。

译者: 叶明炜

[繁体 PDF 档下载](#) | [简体 PDF 档下载](#)  
[版权声明](#)

近年来在主流学术里几个范畴，有基督教学术的大爆发出现。一些学者，如 Alvin Plantinga、George Marsden 及 William Alston，在建构这个大炸弹及点起火头上都下了很多功夫。他们的研究、出版及教学、博士学位监督工作，证明了同时完全拥抱基督教信仰与彻底投入学术活动是可能的<sup>1</sup>。有些时候，他们也会转而探究基督教学术的本质。

Plantinga 教授在其著名演说中指出我们若认自己是基督徒，就当以基督徒的样式做事<sup>2</sup>。即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学术奋斗中——不论是塑造我们要处理的课题，在选择合适方法论上及在决定得出一个怎样的结论时——都应该选出我们知道能体现基督徒精神的一种。Marsden 教授在其最新出版的著作中说明，学术界应欢迎基督徒勇敢地以基督徒的角度做学问<sup>3</sup>。

这些说法显示基督徒如何在两个群体之间的裂缝上跨立。我们一脚踏入教会，一脚踏入学术界。这种姿态对那些这样跨立的人来说通常不很舒服，两个群体里的人都不一定会体谅他们的。全心投入其中一个群体的人都不时会疑惑，一个人是否能栖身于两者而不必作出任何妥协。教会里有些人相信投身于学术的人终不免否定信仰，至少也会修正其信仰。学术界里也有听闻，对基督教的关怀会令人不能做到学术追求里必须的纯粹开放的态度。肯定的是，这些

---

<sup>1</sup>这并不是否定在教学附属的学院及大学有重要的基督教学术。近年的大爆发出现在主流学术界，当然在基督教学院的学者也有份参与其中的。

<sup>2</sup> Alvin Plantinga, "Advice to Christian Philosophers," *Faith and Philosophy* 1 (1984) 253-271.

<sup>3</sup> George M. Marsden, *The Outrageous Idea of Christian Scholarship*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疑惑在现时已不如三十年前或甚至十五年前普遍，但在那两个群体里仍有人表达这样的思想。

虽然基督教学术这概念在今时今日较容易获得接受，但我想教会与学术界这两个群体在基本定位及世界观方面，相比晚近的讲法，两者的共通之处是较少的。在这两个群体里的跨立实在是要伸展的。

我想探究一下两个群体的本质，以及各自在基督徒学者的工作里如何运作。我特别有兴趣探究两个群体在我们信念形成这方面有何关系（编按：信念，*belief*，在 Alston 的用意是包括与基督教信仰有关或无关的信念，信念之形成有多种方式，或称实践，*practice*，包括五官感知、一些思考的活动、主日讲道、阅读圣经等。）。我相信将这两个群体当作信念形成(*doxastic*)的群体，会为我们带来宝贵的洞见。为要显出这些洞见，我会先简要地在那个有时令人大惑不解的知识论领域里绕行一下。

### 循环论证？

哲学家 William Alston 近来在捍卫他所说的「往知识论的信念实践进路」。我们可藉思考一些支持我们感官感知可靠性的论证来明白他的方案。Alston 指出，任何我们可能用来支持感官感知可靠性的论证，都会用上只能以感官感知来证立(*justified*，在本文或译作「证成」)的前提。<sup>4</sup>这就有一个循环，虽然不直接是逻辑所讲的那一种。Alston 称之为知识论循环(*epistemic circle*)。在这些论证中，至少有一个前提是以感官感知来证立的。如果感官感知原来是可靠的话，前提便成立，这论证也是成功的。假若感官知觉是可靠的，那我们便能证明它是可靠的，我们可能做到的，就是这么多。Alston 以感官感知为范例，来说明所有信念形成的实践(*belief-forming practices*)。他指出记忆、内省(*introspection*)、逻辑推理都受知识论循环感染。若我们所有支持这些基本信念形成实践的可靠性的论证，均有知识论循环，我们可怎样说呢？Alston 写道：

「假若如何尝试提供直接论证支持这个那个信念实践可靠性，我们都不免会落入知识论循环，就应该得出以下结论：无论是心理上或社会上，我们也无法求助于我们认为牢牢坚立的实践之外。我们探究任何问题时，不能不会形成及评估信念；这适用于有关信念实践的问题，如同适用于任何问题。我们发现我们牢牢地坚持我们的信念实践方式，这些是我们要付上很大代价才能放弃或取替的实践——如果这是有可能的话。那么，还有甚么其他实践吗？<sup>5</sup>」

与其选择怀疑论或以其他方式投降，Alston 认为继续进行信念实践仍是合理的。因为它们已经在社会里有好的地位和建树，在心理上也很难避免。因此对五官感知、记忆、内省及理性推论的官能，我们应继续视为大体可靠的。

### 形成信念的实践及群体

---

<sup>4</sup>即是说，如果论证没有致命的缺陷的话。

<sup>5</sup> William P. Alston, *Perceiving God: The Epistemology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149-150.

Alston 对这些基本实践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方法来让我们看看我们身为基督徒及学者如何形成信念。我们不只像其他人一样投入五官感知，内省等等的最基本信念实践，也投入本质上能形成信念的更复杂活动。身为基督徒，我参与的那一类活动会形成信念并在我里面持续。这类活动包括教会礼仪、崇拜、听道、读经。我也参与启应读出诗篇、圣礼、默想、祷告及讨论。我每天的宗教经历，即 Alston 所指的「基督徒密契感知」( Christian Mystical Perception )，也包括在内。这些活动大部份都不是独自进行的，而是在基督徒群体里进行的。

这一类活动可带领我形成信念。举个例，听牧者讲论及亲自研读、讨论路加福音 15 章浪子回头的比喻时，我就会形成一些信念，是关于一个人如何顺服及可敬但仍会失迷。此外，一些基督徒群体的活动有助我持守以前形成的信念。许多年前，我开始认为我有责任尊敬那些基督教宣教士、殉道者及思想家，他们在我以先忠诚地维护并宣讲福音。参与礼仪，尤其是朗读尼西亚信条，深化我对教会历史持续方面的意识，也加强我对这信仰的承担。这样，我们就可以见到我们参与教会群体的活动，在本质上是会令人形成信念。

身为哲学家，我参与另一类形成信念的活动。这类活动包括在不同方面分析论证，为结论争议，提出富争议问题的其他解答，认清并评估特定主张会带来的后果，揭示可被质疑的假设，以及否定预计中的(或已明言的)异议。我在另外一些哲学家的群体里学会及进行这些活动。可以肯定这些说，当中有好些的重迭。我在我研究里参与的活动，有些跟我在教会群体里参与的相同。

我以基督徒及哲学家身份参与的实践，许多都是我们可叫作「高级」的实践。要参与当中任何一样，我会用上那些「基本」实践，即五官感知，记忆及推理<sup>6</sup>。高级信念实践会受循环问题困扰，至少它们是取决于显出这种循环的基本实践范围之内。诚然，也许也有高级的知识循环。例如，我们常觉得那些指出耶稣是上帝化身的论证是受着循环问题困扰的，那即是说，它们依赖新约作神圣的启示之源。

有些高级实践是以群体为本的，其他可能不是。我的意思是，有强烈的群体为本的界线，这些界线勾划出到底哪些信念或结论属于这群体的立场之内，哪些则不属于。基督徒群体的及学术群体的实践都是在这意义上以群体为本的。

群体为本的界线限定了我们能走得多远但却不会超越群体的宗旨。可不可能偏离至把整个人完全由这群体抽离？毕竟教会历史纪录了形形色式异端邪说的重大事件，我也思疑学术界同样有异端邪说。那个由什么构成其特有的立场的内容与何谓偏离得太远的决定，似乎只是随群体的意思而作的。教会与学术界都各为自己下定义。信条的作用是为正统勾划出界限。如果我持守非限定的信念，那我就不再是基督徒了。

---

<sup>6</sup>基督徒密契知觉，正如 Alston 形容，是基本的信念实践。信徒参与基督徒密契知觉并不必然会参与其他的基本信念实践。

学术界里有谈及方法的正统及信念的正统。正统方法论决定什么为真正的学术，什么为假冒。这个特点在科学里尤其普遍。现今有许多人已指出人们怎样从事科学研究，跟宣传上所讲的大有分别。但学术群体已定义哪些方法或进路是可接受与否。但我们要留意，不论教会或学术界，他们对于在哪里及如何划定准确的界限是众说纷纭的。也会有些界限可能随时日过去而有变动。现在的情况是，科学不必像以前那样信奉决定论（determinism）。曾经有认为将心理学注入实用神学是过于人性化，现在则获得热烈欢迎。

## 选出实践及群体

倘若是由群体去决定什么属于其立场范围内的信念及行为，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我们如何选出形成信仰的群体。我们可以再次由 Alston 基本信念实践的解释，来找一点处理这课题的亮光。Alston 提到界定或选出基本实践有点是(但不完全是)随意的。我们如何组合活动来形成实践，某程度上决定于我们想把它们组合一起的原因。

某种切割馅饼的方法在某种目的来说是最好的，但其他目的却可会要别的切法。现在我假设任何似是有理的挑选模式，只有在输入及功能上有显著的相似之处，才会将一些方法归类为一种实践。但即使如此，这假设仍为我们留有很大的自由空间。<sup>7</sup>

他建议的方法会依输入及输出的类型来选出形成信念的实践。感官知觉可当作一个实践，因为感官知觉会输入同类的东西(感官经历)及输出同类的东西(感官信念)。我们想的话，可以将感官知觉划分为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及触觉，因为这一切各有不同的输入及输出。我认为高级实践可以用类似的方法来加以区别。因此，信念上的群体实践可以根据活动的种类选出，或由获取、实践及调控这些信念的那群体选出。

就教会及学术界的情况来，这些群体的实践并不是没有共通的地方。说实在，所有高级实践都建基于共同的基本实践。另外，许多高级实践都由不同的群体共同拥有。我听到时分析其内容，跟我在读期刊文章时分析内容一样多。然而，至少在两个方面，教会和学术界有非常大的分别。首先，虽然有些相同之处，但它们各接受不同的输入和输出。此外，在界限的制定及保持方面它们也有分别。教会方面，圣经、传统及信条的权威、并推论的过程，都可以是作为输入的合理诉求。学术方面，也许暗地里也有其对权威的诉求，只是那权威是对学术群体或对恰当方法论。就输出而言，教会预料得到超自然的解释，但在学术群体，即使接受这类解释，也是接受得很勉强的。<sup>8</sup>

## 三个问题

---

<sup>7</sup> Perceiving God, 165.

<sup>8</sup>在这个讨论里我无意去暗示教会或大学只由一个群体组成。学术界及教会都是由许多不同又部份重迭的群体组成的。

我们一直以参与两个信念群体的角度来探讨基督徒学者。这种对基督徒学者的探讨其中一个好处，是能帮助解答部份关于基督徒学者工作的说法。我希望在此特别表明三个课题。

### 1. 学术的价值

有个关于学术的价值的问题可以提出来。每个学科都强调自己是重要的。有些借着把其他学科归并入自己来达到这目的。我过去想过所有生物学可简化为化学，而所有化学则可简化为物理学。另一个建立学科或研究计划价值的简化策略( *reductionistic strategy* )则是显出它跟某些实际事务的关系。由此看来，举例说，如果有植物荷尔蒙的研究能够带来医学应用的副结果，这个研究便是有价值的。

基督徒也时常用简化这方法来建立学术的重要性。如果能发扬基督教群体的关注，特别是能说服别人基督教是真实的，那种学术便有价值。现在，学术的其中一个价值是能宣扬基督教信仰的真实，但其实还有更多。基督徒学者以非简化的方法来建立其成果的重要性，是可以有根据的，那就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所知的上帝及世界并人类的发展，会令学术成为非常有价值的事业。因为上帝创造了天地及人类，所以成为了投放年年月月来了解植物荷尔蒙的价值的根据，不管这研究有没有可能的医学应用。是教会的信念群体产生并保持的信念，建立学术计划背后的高价值。

### 2. 商议不同群体形成的信念

一个群体正确地应用其活动而形成的信念，若不能融入另一个群体接受的那一套，有什么会发生？这是基督徒学者普遍遇到的困境。 *Plantinga* 在他的讲座里以极大的洞识力来处理这问题。<sup>9</sup> 他警告我们不要容许自然论及反唯实论的假设套上在我们自然现实( *reality* )及超自然现实的立场。提醒我们因身为基督徒所知的事物，这知识跟我们借着身为哲学家的活动所学的任何事物一样可信。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的，祂也创造了真实的世界。我们不必先证明基督教是真实的或合理的，才把这知识带进去我们的学术。

### 3. 基督徒学者的使命

一个信念群体的进路会帮助我们定义基督徒学者的使命。除了那些跟我的研究内容相关的信念，也有另一种信念是在我参与教会群体时形成的。这些信念同样应该深刻地塑造我的学术。上帝有救赎世界的使命，祂也征集了祂的子民进入这使命。身为基督徒，我们蒙召去活出上帝对全世界的救赎使命。这包括了我们的宣讲福音的角色，但我们的救赎参与也牵涉到我们与一切受造物的与堕落物的关系。换句话说，我最深切优先考虑的事是天国优先考虑的事，而天国优先考虑的事便是救赎。我不能仅仅因忠实地履行我学术机会的追求而满足。我务必令上帝的目标成为我的目标，而上帝的目标是要带出转化的果效的。

---

<sup>9</sup>也请参看其著作" *Twin Pillars of Christian Scholarship* " ( *Stob Lectures Endowment*, 1990)。我在将出版的 *Philosophia Christi* 有着" *Copernicus, Christology and Hell: 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 "一文讨论这个谈判。

以完全的基督教角度来看我的使命，我发觉我关心的事物范围大大地扩阔了。我得对付我在其他方面可能有错过的问题。例如我要细想 Charles Malik 提出的挑战。在 1981 年论及基督教与大学的 Pascal Lectures 里，他问道：「耶稣基督如何看大学？」<sup>10</sup> 重寻「耶稣基督如何看大学」的议题，好像跟如何做个基督徒哲学家的问题颇为抽离。这并不只跟个别基督徒哲学家及其工作有关，也跟大学这制度本身的建立及我们对大学抱的使命有关。但若我对我使命的理解，其背后的信念是在基督徒群体里形成及持续的，这些信念便会包括更广阔的救赎范围。如何做个基督徒哲学家，或如何做任何一类基督徒学者，一定要包括如何以救赎的角度看大学的制度。

基督徒学者的使命是基于上帝国度的优先考虑而形成的。这使命是救赎性的，而且要带来转化的，目标是让同事及学生的生命有深刻的改变，而且是借着我们带领他们去接触活泼有生命力的福音。这使命的目标也是要让大学里的学科有所改变。基督徒学者一直努力并祈祷的，是为了令在哲学、史学、社会学及自然科学的前设及研究计划会反映出上帝及上帝国的真理。基督徒学者的使命也是要带来制度的更新。我们渴望大学本身也有转变，致令大学的精神特质，政策及带来的影响会反映出从耶稣基督里找到的真道。

本文以跨立的象征来形容基督徒学者跟两个信念群体的关系。按照我们对自己使命的反思，便会发现这可能不是最恰当的形象。我们不是无力地站着，一脚踏在码头上，一脚踏在慢慢漂离的船上。更贴切地说，我们取用由教会而知的优先次序及价值观，全身投入学术。我们从基督徒活动里找到基本的生命承担，而且在造学问上体现出来。我们以上帝国度的群体所关心的事来订立生命重点，并在世界的舞台上活出这些重点。最终我们可以找到个更好的象征来形容基督徒学者跟这两个群体的关系。其实也不是我原作的，圣保罗使用过这象征来形容他自己和我们的职分：我们是使者。<sup>11</sup>

基督教线上中文资源中心(OCCR)版权所有©2005

OCCR 鸣谢 Leadership University 及文章原作者允许翻译并在网上发表本文。

读者可免费下载本文作个人或小组阅读及研究，唯必须全文下载，包括本版权声明，并在引用时声明出处。引用方法及中文文章版权详情及来源可参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introduction/citationandcopyrights.htm>。

本文网址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art\\_0124.htm](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art_0124.htm)

OCCR 网址 <http://occr.christiantimes.org.hk/>

[繁体 PDF 档下载](#) | [简体 PDF 档下载](#) | [英文原文](#)

---

<sup>10</sup> Charles Habib Malik, *A Christian Critique of the University* (Downers Grove: InterVarsity Press, 1982).

<sup>11</sup> 哥林多后书 5:20。我要感谢 Eric Gregory 及尤其是 David Mahan，他们的批评富有挑战性，大大改进了本文。